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四 宋王欽若等撰

陪臣部

有詞

夫言者樞機務乎發而必中辭比林藪有以多為貴者
通其變則靡俟乎終日順其理則無過於天下春秋之
世辯士間出雖枝葉之蔓衍而雌黃之斯在則有奉命
霸王委質與國當干戈之日尋戰不以義見俎豆之失

序動罔循理而能獨運寸舌不持尺柄開談敏贍引事
慷慨或應對於會盟之所或折衝於朝聘之際大者尊
王而紓國難小者保家而全身計至於博通前志備率
嘉話彈射臧否折衷長短俾強盛傾聽剛毅易慮豈吐
咄而是迫在便便而唯謹斯實得君子之正道可尚者
哉

屈完楚大夫齊桓公伐楚楚屈完如師

魯僖公四年

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乘共載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

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已乃尋先君之好謙

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
孤寡不穀諸侯謙稱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

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

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境

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
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

卻芮晉人與惠公逃驪姬之難走於梁晉獻公卒齊隰

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

隰朋齊大夫也
魯僖公九年

問於卻芮曰公

子誰恃於晉國芻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

為黨必有與為讎無黨則必無讎夷吾之少也夷吾惠公也不好弄戲不過

所復不過也怒不及色無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亦

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佞才也言無恃

則恃君子曰善以微勸

陰飴甥晉大夫秦伐晉獲晉侯魯僖公十五年陰飴甥會秦伯

盟於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

親

痛其親為秦所殺

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

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感謂之不

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毒謂二施不報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

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

言還惠公使諸

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

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展喜魯大夫齊伐魯西鄙

魯僖公二十六年

僖公使展喜犒師

勞齊師

使受命於展禽

柳下惠

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

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言執事不敢斥

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

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

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

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

載載書也

太師職之

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

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率循也我敵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

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

孟明秦大夫晉敗秦師魯僖公三十三年獲孟明西乞白乙文

嬴請而釋之文嬴晉襄公嫡母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

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

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

釁因繫也殺人血塗鼓謂之釁鼓

使歸就戮於

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

拜君賜

西乞術秦大夫秦伯使西乞術聘於魯

文公十二年

且言將

伐晉襄仲辭玉

襄仲魯大夫

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炤臨魯國

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

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

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腆厚也

主人三辭賓答曰

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

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

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信節

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

好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

陋矣厚賄之

子家鄭大夫晉侯合諸侯於扈魯文公十七年晉侯不見鄭伯

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公二年召蔡侯而與

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行朝敝邑以侯宣多

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

十一月克

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

滅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

十

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歸生子家名夷太子名

以請陳侯

於楚而朝諸君

請陳於楚與俱朝晉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

陳事

藏勅也勅陳前好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將夷往朝晉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

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密邇比近也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免免罪也

在位之中一朝於襄

而再見於君

君重公也

夷與狐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狐之二三臣謂

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

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

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

又曰鹿死不擇音

音所菴陰之處古字

聲同皆相假借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以德加已則以人道相事

不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鋌疾走貌言急則欲陰菴於楚如鹿赴險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

言晉命無極

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

事命之

儵晉鄭之境言欲以兵距晉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

鄭文

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

魯莊二十

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

亦獲成於楚

鄭與楚成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

強令豈其罪也

今號令也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使鞏朔

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

晉侯女壻

為質焉

使二子質鄭以示信

莒僕弒紀公

紀公生僕又生季佗愛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弒之

以其寶

玉來奔

魯文公十八年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

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

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

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德以處事

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功以食民食養作誓命曰毀則為

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竊賄為盜賄財盜器為

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

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無行父還

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

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

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

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

蒼舒隋敷禱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陶之字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
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

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
隕隊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

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
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

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
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作契

司徒五教在寬故
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內諸夏
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
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

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
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

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
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
之號次黃帝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取

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蒐
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
工其

行窮其
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
也告

之則頑德義不
入心舍之則囂不道
忠信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梲杻謂蘇梲杻頑凶
無梲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

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
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頑

賢臣而
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
時官名貪於飲食冒於貨

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

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非帝子孫故別以比

三謂之饗饗

貪財為饗貪食為饗

舜臣堯

為堯臣

賓於四門

關四門達四聰

以賓禮衆賢

流四凶族

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

渾敦窮竒構杌饗饗投

諸四裔以禦魑魅

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

是以堯終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

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

從無違教也

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也

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

廢事也

此八愷之功

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流四凶功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舉十六相去四函也

今行父雖未獲一

吉人去一函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知瑩晉大夫邲之戰

魯宣公十二年

楚獲知瑩晉人歸楚公子

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瑩於是荀首佐中

軍矣

荀首知瑩父

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

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

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

紓緩也

各懲其

忿以相宥也

宥赦也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

纍繫也

二國有好

臣不與及其誰敢德

言二國本不為已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

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曰雖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

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

戮其不勝任

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

稱於異國君曰外臣

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

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

君不許戮

而使嗣宗職

嗣其祖宗之位職

次

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

遇楚將帥

其弗敢違

也違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

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國佐齊大夫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魯成公二年丘與馬

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磬皆滅

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

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壘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

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

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

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子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

其同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德賜同

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

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晉之伐齊循壑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關關四王之王也湯禹

文樹德而濟同欲焉

樹立也濟成也

五伯之霸也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

周伯齊桓晉文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役事也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

逞無疆之欲

疆竟也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邁

詩頌殷湯布政優和

故百祿來聚道聚也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言不能為諸侯害

不然

不見許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以攜從者

戰而曰攜為孫辭

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

震動撓屈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燼火
餘木

背城借一

欲於城下
復借一戰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

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
晉命若不幸則從命

卻至晉大夫如楚聘且莅盟

魯成公
十二年

楚子饗之子反相

為地室而縣焉

縣鐘
鼓也

卻至將登

登堂

金奏作於下

擊鐘而
奏樂

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

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

樂

貺賜也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言此
兩君

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

加遺焉用樂

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

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

曰

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

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王事間缺

則修私好

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

享有體薦設兒而不倚爵盈而

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而

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不夕言無事

此公侯之所以干城其民也

干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干

其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於扞難

而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尺八

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

略聚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故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

以為已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

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呂相晉大夫魏錡之子晉侯伐秦魯成公十三年使呂相絕秦

蓋口宣

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

晉獻公秦穆公

相好戮力同心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

穆公夫人

天禍晉國文公如

齊惠公如秦

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

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

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

僖十年秦納惠公

又不能成

大勲而為韓之師

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

公

集成也

是穆之成也

成功於晉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

草行

為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

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

圍鄭

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於

我寡君擅及鄭盟

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

秦

致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

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

無祿文公

即世穆為不弔

不弔不見傷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寡弱也

迭我殺

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

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

氏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滑晉同姓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

未忘君之舊勲

納文公之勲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傳三
十三年

猶願赦罪於穆公

晉欲求
解於秦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

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闕克歸楚求成事見文
十四年文元年楚弑成王

穆

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逞快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文六年
晉襄秦

卒

穆皆康公我之自出

晉外
甥

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蠹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蠹賊食禾稼蟲名
謂秦納公子雍

我是

以有令狐之役

在文
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悛改
也

伐我涑

川俘我王官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
西南至蒲坂縣入河

剪我羈馬我是以有

河曲之戰

在文十
二年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言
康

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

及君之嗣也

君秦桓公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

庶撫我乎

望秦撫恤晉

君亦不惠稱盟

不肯稱晉望而惠盟

利吾有狄

難

謂晉滅潞氏時

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

夷傷也

虔劉

我邊

虔劉皆殺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聚衆也在宣十五年

君亦悔

禍之延

延長也

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

晉獻秦穆

使伯車來命

我景公

伯車秦桓公子

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

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令狐

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君又不祥

祥善也

背棄盟誓白狄

及君同州

也及與

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

季隗唐咎如赤狄之女也

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

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

楚人惡君之二

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

曰余雖與

晉出入

出入猶往來

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

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暝就寡

人

疾亦痛也
暱親也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

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承君之意以
寧靜諸侯

豈敢徼亂

徼要也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俾使也

秦桓公既與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

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辭多誣秦故傳據
此三事以正秦罪

子叔聲伯魯大夫季文子會諸侯伐鄭

魯成公
十六年

宣伯使

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

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

政不由君

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蔑從晉矣

蔑無也

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

行父季文子也

我斃蔑也

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官

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

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

公還待於鄆

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

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

公室

親魯甚於晉公室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開其濼憑情

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

徵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

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

亡而為讐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讐卻犇曰吾為子請邑

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

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

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卻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

晉圖其身不忘其君

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

若虛其請是棄善人

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孟獻子魯大夫襄公如晉

四年聽政

受貢賦多

晉侯享公

公請屬鄆

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黷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

今琅邪鄆縣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

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晉官徵發之命

鄆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

賦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

以願借助焉

借鄆以自助

晉侯許之

季武子魯大夫魯襄公會晉人伐鄭九年次於陰口而還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享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

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

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

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

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

祧為廟為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借焉

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

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

假鐘磬焉禮也

臧孫紇魯大夫晉伐鄭鄭人聽命晉與鄭盟

魯襄公十一年晉

侯使叔旆告于諸侯

叔旆叔向也告諸侯亦使叔鄭囚

公使臧孫紇對

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宥寡君聞命矣

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晏桓子齊大夫周靈王求后于齊

魯襄公十二年

齊侯問對於

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

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

不敢舉亦不敢
毀故曰若人

妾婦之子

若而人

言非
適也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

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

陰里周大夫
結成也

石彘為太宰與大夫良霄為楚所執言於子囊

魯襄公
十三年

曰先王卜征五年

先征五年而卜吉凶
也征謂巡守征行

而歲習其祥祥

習則行

五年五卜皆
同吉乃巡守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不習謂
卜不吉

今

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不能修德
與晉競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

一
卿

良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

位不偏則大臣睦
怨疾楚則事晉固

使

歸而廢其使

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
事晉是廢鄭本見使之意

怨其君以疾其

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太叔儀衛大夫衛侯出奔齊

魯襄公十四年

公使厚成叔弔于

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

越遠也瘠厚成叔名

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

執事衛諸大夫

曰

有君不弔

弔恤也

有臣不敏

敏達也

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

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

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

重恤謂愍其不達也

敢拜君命之

辱重拜大貺

謝重恤之賜

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

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

守於國

有母弟縛以出或撫其內

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穆叔魯大夫如晉聘

魯襄公十六年

且言齊故

言齊再伐魯

晉人曰

以寡君之未禘祀

禘祀三年表畢之吉祭

與民之未息

新伐許及楚

不

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

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庶幾乎來救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

圻父詩小雅周司馬

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

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此及

憂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

鴻雁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替替惟此哲人謂我劬

勞言魯憂困替替然若鴻雁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雁

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鳩

乎

鳩集

藥盈晉大夫出奔楚

魯襄公二十一年

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劫掠

財辭於行人王行人也

曰天子陪臣盈

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

得罪

於王之守臣

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

將逃罪罪重於郊甸

重得罪於

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

布陳也

昔陪

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

輸力謂輔相晉國翼戴天子

其子鷹

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

逃

大君謂天王

若棄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

罪戮之餘將

歸死於尉氏

尉氏討姦之官

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布四體言無所隱

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

使

司徒禁掠藥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候送迎宿客之官也

輶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

子產為鄭少正

少正鄭卿官也

晉人徵朝于鄭

召鄭使朝魯襄公二十二年

鄭人使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

位

魯襄八年

即位八月

即位年之八月

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

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

言朝於執事謙不敢斥晉侯

寡君懼因是

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

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

晉是以有戲之

役

在九年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

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

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

實朝言觀釁飾

辭言欲往觀楚知可去否

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

在十一年

謂我敝邑邇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

差池不齊

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土地所有

重之以宗器

宗廟禮樂之器

鐘磬之屬

以受齊盟

齊同也

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

朝正

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

石孟石奭

溴梁之明年

溴梁在十

六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

酒之新熟

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

與執膳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謂二十年

盟澶淵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不朝之間無

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

薦至薦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

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

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翦削也謂見剝削不

堪命則成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

之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是時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

人病之鄭伯如晉魯襄公二十一年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子寓寄也

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

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離貳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

沒沒也沒沒沉滅之意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

能以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言君子樂美其道為

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言武王為天所

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

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

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無寧寧也

而謂子浚我以

生乎

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焚斃也

宣子說

乃輕幣明年子產伐陳遂入之獻捷于晉

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

戎服將事

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

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

我先王

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

庸以元女

大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

而封諸陳以備三

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

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公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

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

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

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微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

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

我做邑不可億逞

億度也逞盡也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謂鄭伯稽首告

晉請

未獲成命

未得代陳命

則有我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代鄭東門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

上辱大姬之靈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啟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

陳知其罪授手於我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

辟誅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方千里

列國一同

方百里

里自是以衰

衰降也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

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武公

莊公為周平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厥職晉文公命

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

年八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其後子產相鄭伯以如晉魯襄公三十一年晉

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

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克

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

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閤閤閤門也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

客使憂
寇盜

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

之為盟主繕完葺墻

葺履也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白請命

謂問與垣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

國

介問也

誅求無時

誅責也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

會時事

隨時來朝會

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

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

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

薦陳猶獻見也

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

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

僑子產名

重耳文公晉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

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巧人以時塋館

宮室塋人塗者塋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

巡宮行夜車馬有所處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

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

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

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耶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今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晉離宮

而諸侯舍於隸人

舍如隸人舍

門

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門庭之內迫進又有墻垣之限

盜賊公行而天癘

不戒

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

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

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

薦進

也修垣而行

行去也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反命於晉

君趙文子曰信

信如子產言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

諸侯

羸受也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

有加禮

敬加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

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

矣

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

其知之矣晉會諸侯於平

丘

魯昭公十三年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之次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

列位也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

卑而貢重

者甸服也

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責者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

兵好以為事

靖息也

行理之命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無月不至貢之

無藝

藝法制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

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

至於昏晉人許之其後鄭災

魯昭公十八年

子產授兵登陴晉

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

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

登陴

惘然勁忿貌

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

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

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敵邑不利也薦重以

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雖憂

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接壤每瞻望晉歸赴之

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明年駟偃卒駟偃鄭大夫子游娶於

晉大夫生綵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小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

產憎其為人也憎子瑕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

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眾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綵以告其舅冬晉

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

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

鄭國不天

不獲天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

天死曰札小疾曰瘥短折

曰天未名曰昏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三父兄懼

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

寡君與其

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言天自欲亂國非國所知 諺

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

之會

在十年

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

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遣人報
晉使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撰

陪臣部

有詞

聲子蔡大夫通使於晉

為國通平事魯襄公二十六年

還如楚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故事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

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

也

杞梓皆木名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

無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

聲子名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

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

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亡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也

殄盡也疾病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懼失善也

不經不用常法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

天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

憚用

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

是以將賞為

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饒

此以知其畏刑

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

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

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

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

以為謀主

殿後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

易震蕩也若多鼓均聲以夜軍之

均同其聲

楚師必遁晉人

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

桑隧獲申麗而還

成公六年晉藥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

侵楚敗申息獲申麗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

不是其曲直

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郟

郟晉邑

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

靡角之谷

在成十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

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蒐閱

秣馬蓐食師陳

焚次

次舍也焚舍示必死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欲使楚知之

楚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在元年

楚失東夷

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

故殺令尹子辛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巫臣

而雍害其事

子反亦雍害巫

臣不使得取夏姬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邢晉邑

以為謀主扞禦

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

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

皆楚棘

邑燕國鄆縣東北有棘亭

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見事

成七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

宣四年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

苗晉邑 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楚言

之精卒惟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 藥范易

在中軍 行以誘之藥書時將中軍范變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 中行

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

重子辛皆出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王故曰二穆 西集攻

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 子反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為意

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

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向戌宋大夫如晉請弭諸侯之兵

魯襄公二十七年

子木謂向

成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也

向成復於趙

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

於秦也

不能勝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

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游吉鄭大夫鄭伯使游吉如楚

魯襄公二十八年

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君謂鄭伯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

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

謂鄭君應來朝否

子大叔

即游吉也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

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休福祿也

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

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聘用乘皮束帛

以歲之不易聘

於下執事

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

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

遲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

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

之敢憚其後鄭伯如晉

魯昭公二十二年

子大叔相

相謂相其儀

見

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

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

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

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恐禍及已

今王室實蠢蠢焉

蠢蠢

動擾貌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

早圖之詩曰鉶之螫矣惟壘之耻

壘大器鉶小器常稟於壘者而所受螫盡

則壘為無餘故耻也

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

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其後葬晉頃公

魯昭公三

十年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

子西弔子蟜送葬

在襄十五年

今吾子無貳何故

弔葬共使對曰無有副貳

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

大在共其時命

隨時共所求

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

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

言不敢忘

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

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

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

若其不問雖士大夫

有所不獲數矣

不得如先王禮數

大國之惠亦慶其加

慶善也謂善其

君自

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也

底致

取備而已以為禮也

靈王之喪

在襄二十九年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

往敝邑之少卿也

少年少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

女盍從舊

盍何也

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

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蹶由吳子弟也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

魯昭五年

遠射以

繁揚之師會於夏汭

會楚子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

于瑣

瑣楚地

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

從吳師也

遠不設備

吳人敗諸鵠岸

盧江舒縣有鵠尾渚

楚子以駟至於羅汭

駟傳也羅水名

吳子使蹶由犒師

犒勞

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

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

備尚克知之

言吳命龜如此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歡焉

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

休解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

奮焉震電馮怒

馮威也

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

完器備

其可以息師

息楚師

難易有

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言常卜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

邲

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

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言吳有報楚意

乃弗

殺

遂啓疆楚大宰楚子成章華之臺

魯昭公七年

願與諸侯落

之

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

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啓疆

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

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

民嬰齊受命于蜀

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

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

致諸宗祧

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祧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

以冀

冀魯朝

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四王共康郟教及靈王

嘉惠未

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

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

孤與其二三臣

悼心失圖

在哀喪故

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

皇暇也言有大喪多

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也趾足

寵靈楚國以信蜀之

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

言但欲使君來

不敢望如蜀
復有質子

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

來使臣請問行期

問魯見
伐之期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

請先君之貺

請問也質
之二切

公如楚

子服惠伯魯大夫季孫在晉

為晉
所執

子服惠伯私於中行

穆子

私與之語魯
昭公十三年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

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

瘳於晉

瘳差
也

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

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言一臣必有二主
道不合得去事他國

吾豈無大國

言非獨 晉可事 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

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

侯而執其老老尊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若曰無罪

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

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曰不能耐也能耐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耐也

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微武子

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

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

河

西使近河

其若之何且泣

泣以信其言

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晏嬰齊大夫聘吳吳王問曰君子之行何如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北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嬰又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

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
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語圖國之急務辨當世之得
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瀆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
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
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物
固有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
枳何則地土使然乎夫人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
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俗使然乎王又何

怪乎

祝佗衛大夫劉文公會諸侯伐楚

魯定公四年

將會衛子行

敬子言於靈公

子行敬子衛大夫

曰會同難

難得宜

嘖有煩言莫

之治也

嘖至也煩言忿爭

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

子魚即祝

佗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

若又共二

共二職

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

隸職臣也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社稷動謂國遷

君以軍行祓社

釁鼓

師行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釁為釁鼓

祝奉以從

奉社主也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謂朝會

君行師從

二千五百人

卿行

旅從

五百人

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舉鼬

將

將長蔡於衛

欲令蔡先衛軟

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

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蔡叔周公

兄康叔周公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

王室以尹天下

尹正也

於周為睦

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

分魯公以

大路大旂

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

夏后氏

之璜

璜美玉名

封父之繁弱

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

殷民六族條氏

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

將其類醜

醜衆也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

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

公之法制

是使之職事于魯

共魯公之職事

以昭周公之明德

昭顯也

分之土田陪敦

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

大和宗人大卜太史凡四官祝

備物

典策

典策春秋之制

官司彝器

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

因商奄之民

商奄國名

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

命以伯禽

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惟遣伯禽之

國故皆以

而封於少皞之虛

少皞虛曲阜在魯城內

分康叔

康叔衛之

祖以大路少帛績茂旃旌

少帛雜帛也績茂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折羽為旌

大呂

鍾名

殷民七族陶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

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

衛北界國田鄭藪名

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

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

取

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

聃季

授土

聃季周公弟司空

陶叔授民

陶叔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

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

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

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分唐叔

唐叔晉祖

以大路密須之鼓

密須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

為九族職官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

太原晉亦因夏風俗啓以夏政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

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

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尚年也管蔡啓

商基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王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室王於是乎殺

管叔而蔡蔡叔周公承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

叔車徒而故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為周

公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

第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丈王子與

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

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

魚所言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魯申信公衛武叔蔡武

甲午

莊侯

鄭捷

文公

齊潘

昭公

宋王臣

成公

莒期

莒丕公也

鄭下周之宗

盟

齊序

異姓為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也

略道

而

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

叔孫武叔魯大夫也定公十年邠宰侯犯以邠叛武叔

懿子圍邠弗克是年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武叔聘于

齊

謝致邠也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邠在君之他竟寡人

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以致邠德叔孫

對曰非寡

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

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

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太宰嚭陳大夫吳夫差侵陳魯哀公元年秋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

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還出竟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

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

則謂之何太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

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

之毛鬢髮斑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

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

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

終其意吳楚借號稱王

子服景伯魯大夫魯哀公七年會吳于郟吳欲霸中國吳來

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

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

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

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

侯則有數矣

有常數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

淫過也

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上物天子之牢

以為天之數也

天有十二

次故制禮象之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

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

違周為背本

不與必棄疾於我

捨棄凶疾來伐我

乃與之其後哀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

于黃池

十三年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

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

伯王官伯侯牧方伯

伯合諸侯

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

伯諸侯長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

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

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

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

吳

半邾三百乘

而如邾以事晉

如邾六百乘

且執事以伯召諸侯

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謂景伯欺之

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何景伯名

將以二乘與

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

畢何世有職焉

有職於祭事

自襄以來未之改也

魯襄公

若不

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詬言於王

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

適為惡名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子貢孔子弟子哀公七年吳大宰詬召季康子康子使

子貢辭大宰詬曰國君道長

言君長大於道路

而大夫不出門

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

大國

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

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

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

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

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尋鄆盟公

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周固故心以制之義制其

玉帛以奉之

奉贊神明

言以結之

結其信

明神以要之

要禍福

寡

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

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

十五年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貢就

館曰寡君使常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

未肯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

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

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

致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讎與闡亦在八年寡

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

病之乃歸成

病其言也

王孫苟吳大夫吳王夫差會諸侯于黃池

魯哀公十三年

既退

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

勞功也

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供

承王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

貫赦

被甲帶劍挺鉞搢鐸

挺振

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舉

栢舉戰在定四年毒暴也中原中

天舍其衷

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

楚師敗績今齊侯任不鑿于楚

任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任也不鑿不以楚敗為鑿戒

又不供承王命夫差不貫

不忍被甲帶劔挺鉞搢鐸導汶伐博

齊別都

登笠相望於

艾陵

登笠備雨器也相望言不避暑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贏

天舍其衷齊師

還

言敗而還

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

文武

敢使苟告

於下執事周王答曰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

周王周景王子敬王句也子朝篡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

余心豈忘憂卹不

唯下土之不康靖

不但憂四方乃憂王室

今伯父曰戮力同德

戮

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良人諸良人皆

善之獻惠王惠王亦善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
可行也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煎曰今
夫舉大木者前將與詭後亦應之此其與舉大木者善
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
者也

蘇秦在燕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
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

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
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
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
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
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
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
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
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

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
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
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
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
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
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
酒待之矣居三日而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

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遇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張儀在秦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懷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

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焉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

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
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
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
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六 宋王欽若等撰

陪臣部

公正 死節

公正

古之君子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在公正色當官而行者何嘗不以尊主庇民為心濟時利物為務雖復參家陪之列仕諸侯之國而能秉心忠義臨事感慨規政教之

失盡獻替之道竭節於公室馳聲於隣境風軌可尚蓋
不勝紀至有亡身殞命義存君親扶危持顛志厲金石
此皆特立不回之士疾惡如讐之人苟能明哲保身進
退以禮斯可謂全德者矣詩之司直豈過是乎

石碣衛大夫也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

和其民石碣子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子石碣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

石

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
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碣使

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

弑寡君敢即圖之

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

陳人執

之而請涖於衛

請衛人自臨討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

吁于濮石碣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碣

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卜偃晉大夫也魯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殺狐突卜偃

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

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

已則

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

何後之有

臧文仲魯大夫也僖公二十八年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請於晉而免之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士季晉大夫會也魯文公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在秦

三年不見士伯

士伯先蔑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

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

不能見於此馬用之

何用如此

士季曰吾與之同罪

俱有迎公

子雍非義之也將何見焉

言已非篡先蔑之義而從之

及歸遂不見

責先蔑為正卿而不直諫且俱出
奔恐有黨也士會歸在三十年

季文子魯大夫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弑其君紀公以
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

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未見公而
文子出之

卻獻子名克晉大夫也靡笄之役

魯成公
二年

韓獻子將斬

人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其僕

曰子不將救之乎卻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言欲與韓
子分謗

厲

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

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

怨將安用之

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

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不得

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爭死命

罪孰大焉

傳言郤至無反心

子臧曹公子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侯以曹伯殺太子而自立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

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

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六月曹人請

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

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

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

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

君惟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

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

以曹人重子臧

故子臧反曹伯歸

子臧自宋還

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仕不出

范文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四月晉侯將伐鄭范

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

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

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五月晉

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

憂

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

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

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

箕

之役先軫不反命

死於狄也在僖二十三年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

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

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見先君成

敗之事

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

故

亟數也

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

齊秦狄

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

驕亢則憂患生也

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及楚宵遁晉入

楚軍三日穀

食楚粟三日也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

臣不佞

佞才也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戒勿驕

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

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范文子反自鄢陵使

其祝宗祈死

祝宗主祭祝祈禱也

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

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

之福也

魏絳晉司馬也魯襄公三年夏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雞

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悼公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

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劔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

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

匠慶為大匠魯襄公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

虞櫬親自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文子

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不終

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為

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塲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為櫬匠慶請

木

為定似
作觀

季孫曰畧

不以道
取為畧

匠慶用蒲圃之櫝季孫不御

御止也傳言遂得
成禮故經無異文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其是之謂乎

子罕為宋司城魯襄公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

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
優調戲也

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

子蕩

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頭
若楛之在手故曰楛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

以勝矣

司武司馬言其懦
弱不足以勝敵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子罕

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

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言我射女門女亦子當以不勝任見遂

罕善之如初

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向戌宋大夫也魯襄公十年晉侯會諸侯于柤晉士臼

請伐偃陽以封向戌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

安矣其何貺如之

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

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晏嬰為齊卿齊惠藥高氏皆耆酒

藥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

說婦人言
故多怨

彊於陳鮑氏而惡之

惡陳鮑

有告陳桓子曰子

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

良醉而騁

欲及子良醉故
驅告鮑文子

遂見文子

文子鮑國

則亦授甲矣

使視二子

二子子旗子良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

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欲以公自輔助

遂伐虎門

欲入公不聽
故伐虎門

晏子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端委朝服

四族召之

無所往

四族欒高陳鮑

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言無善義何助

助

藥高乎曰庸愈乎

罪惡不差
于陳鮑

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

召之而後入

穿封戍楚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五月至于
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
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
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

王子圍弗及魯昭公八年楚靈王滅陳

靈王即王子圍也

使戍

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

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

及此謂為王

對曰若知君

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魯公治季氏屬大夫襄公二十九年公入楚還及方城

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以自益

使公治問

問公起居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

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

治致使而退

致命使季氏

及舍而後聞取卞

發書乃聞之

公曰欲

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

公謂公冶曰吾

可以入乎

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

公冶冕服

以卿服玄冕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城

伯賦式微乃歸

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

五月

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而終不入

焉

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

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

大夫家臣

曰我死必

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

葬我

叔孫豹魯大夫也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虢季武子伐莒

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

伐莒濟齊盟濟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

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

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蹀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蹀叔孫家臣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

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為國

衛如牆
為人蔽

牆之隙壤誰之咎也

咎在牆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罪甚於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

怨季孫之伐莒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吾又誰怨

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

然鮒也賄弗與不

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

叔孫歸

號會歸

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恨季孫伐

莒使已幾被戮

曾天謂曾阜

曾阜叔孫家臣

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

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

不出是不忍其內

阜曰數月於外

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

一旦於是庸何

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

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喧囂之聲

阜謂叔孫

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楹柱也以喻魯有

季孫猶屋有柱

芋尹無宇楚大夫也魯昭公元年楚靈王即位初楚子

之為令尹為王旌以田

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

芋尹無宇斷之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

之

章華南郡華容縣

無宇之閤入焉

有罪亡入章華宮

無宇執之有司

弗與

王有司也

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執無字也

王將飲酒

遇其歡也

無字辭曰天子經畧

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

諸

侯正封

封疆有定分

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

毛誰非君臣

毛草也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濱涯也

天有十日

甲至癸

人有十等

王至臺

下

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

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

圉牛有牧

養馬曰圉養牛曰牧

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

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

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

大蒐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

刑書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

能行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

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

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

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紂君王欲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

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

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

杜洩魯叔孫氏宰也昭公四年冬叔孫豹卒五年正月

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

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

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

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

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

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

叔向晉大夫也魯昭公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

子爭鄆田

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

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
晉理官

叔魚攝理

攝代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蔽斷也

邢侯怒殺叔魚

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

生戮死可也

施行罪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紂也鬻

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

掠取也昏亂也

貪以

敗官為墨

墨不潔之稱

殺人不忌為賊

忌畏也

夏書曰昏墨賊

殺

逸書三者皆死刑

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

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

治

國制刑不隱於親

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

三數叔魚之

惡不為末減

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於義未安

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賂也

謂言清貨無厥

以寬衛國晉不為暴

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謂言辭也能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

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

三利

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

殺親益榮

榮名益已

猶義也夫

三罪唯答

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奮揚為楚城父司馬魯昭公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

子曰太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

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

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一過納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念奢切言

使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知太子寃故遣令走

三月太子建

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

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

事余臣不佞也

佞才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奉初命以周旋

不忍後

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
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

從政如他日

叔孫婁魯大夫也昭公二十三年邾師過武城魯遂取

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

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

夷也邾又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子服回魯大夫請

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

其衆將以叔孫與之

與邾使執之

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

示欲以身死

士彌牟謂韓宣子

彌牟士景伯

曰子弗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

焉歸

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

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

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

聽邾衆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輒相執

乃弗

與使各居一館

分別叔孫子服回

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

皆執之

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

以如吏

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

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

者之病將館子於都

都別都謂其也

叔孫旦而立期焉

立待命也從旦

至旦為期

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

別因

范獻子求貨

於叔孫使請冠焉

以求冠為辭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

矣

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

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欲行貨以叔孫

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

留申豐不

使得出不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

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示不愛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

牆屋

葺補葺也

去之如始至

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子家子魯大夫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

從公者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琥玉器

一環一璧輕服

好細

服之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

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定公元年夏叔孫

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

成子叔孫媾之子

季孫曰子家子亟

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

聽命焉

衆事皆諮問子家子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幾哭會也

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

以出

羈子家子名羈出時成子未為卿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

言未受昭公之

命託辭以距叔孫

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

君

二子始謀逐季氏

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

宋昭公弟定公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

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

不敢叔孫成子

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

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貌出為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

寇而出

者行可也

與季氏為寇
難者自可去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

君昭公

而

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至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

皆自壞墮反

出奔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

仲由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勾繹來奔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

使子路子路

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

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

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濟成也

釁夏魯宗人也

宗人禮官也

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

荆哀公庶子

將以為夫人使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

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

武公娶於薛

武公款也

孝惠娶於商

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

自桓以下

娶於齊

桓公始娶文姜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

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惡公

翟璜魏大夫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

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

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

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翟璜起而

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也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死節

古之事上者固有殺身以成仁刎頸以見志蓋捨生取義輕鴻毛於一命以身殉節貫白日於丹心若乃春秋之世諸侯專政其有屬衰弱之在運逢艱虞之間作或

奔走以殉死或周旋以從事秉志誓心無所變易捐軀
殞首罔思畏避至於隣兵載交強戰相害於是英勇感
慨忠憤特立聞金鼓而自奮塗肝腦而不顧復有上失
其道政出多門讒慝屢興姦詐萌起禮罔由節言以賈
禍靡敢胥怨自求死所者亦不失為臣之義也並用著
之于篇

藥共子晉大夫也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武公

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孫鄂侯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曲沃威強昭侯微

弱後晉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為翼侯後桓叔之子莊伯伐翼殺孝侯翼人

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十六年王使虢公

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 止欒共子曰苟無死 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

初桓叔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欒 吾以子見天子命子為

上卿制晉國之政 於天子者 命 辭曰臣聞之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 三君父師也故 一服勤至死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食謂

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旌也故一事之類 類

也一事之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在君父為君 父在師為師 報生以死

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賜惠也以力為臣

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

私利謂不為上卿

君何以訓矣

無以教為忠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

其待於曲沃也

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為從臣道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

沃之為貳也

從君而貳君焉用臣

貳二心

遂闔而死

荀息晉大夫也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又弑其君卓子

及其大夫荀息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

禮諸

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馬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馬

驪

姬者國色也

其顏色一國之選

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

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

何如則可謂之信矣

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

荀息

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荀息察言

觀色知獻公欲為吳齊卓子來動已故答之云爾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

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

長謂重耳

如之何願與子

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

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

臣對

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

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

死之苟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狐突晉大夫也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

懷公子圍亡人重耳

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

偃子犯也

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

對曰子之

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名書於所臣之

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

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先軫晉大夫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

謂不

而

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

元首

面如生

蕩意諸宋大夫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襄夫人欲通鮑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

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

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

公孫

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

代公

鱗籬為司徒蕩意諸為司

城公子朝為司寇

代華御事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

壽蕩

之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

懼及焉禍及已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

姑且也紆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

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

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

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

賜左右而使行也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

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

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襄夫人周襄王
姊故稱王姬帥

甸郟甸
之師蕩意諸死之

郤至晉大夫初厲公將殺三郤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
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
君必危其可免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
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
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罪均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
皆自殺也

惠伯魯大夫襄仲弑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

伯

詐以子惡命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

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

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

公冉務人

奉其孥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孔達衛大夫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

尋清丘之盟以

責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

請以我說

欲自殺以說晉

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

將以誰任

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

我則死之孔達縊而死衛人以

說于晉而免

以殺告故免于代

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

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

諸殺大夫亦皆告

衛

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

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使復其位

襲父祿位

公孫敖魯大夫奔莒生二子敖死其二子來

敖在莒所生孟

獻子愛之聞於國

獻子敖之子仲孫蔑

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

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

遠於禮乎遠禮不如無一人門于句隄一人門于戾丘

皆死

句 驅 庚 丘 魯 邑 有 寇 攻 門 二 子 禦 之 而 死

唐荀鄭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

鄆陵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為右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穀中

熒 戰 在 閔 二 年

唐荀謂石首

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荆蒯芮齊大夫初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至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不亦

難乎荆蒯芮曰善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則僕夫無為死也猶食飲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矣叔孫昭子魯大夫昭公孫子齊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

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

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

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

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

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

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昭

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而卒耻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仲由字子路卞人衛大夫孔悝納莊公立之初孔圉取

太子蒯瞶之姊生悝

孔圉孔子也
蒯瞶姊孔伯姬

孔氏之豎渾良夫

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伯姬

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

夫詣太子所

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

無與

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

與之盟為請於伯姬

良夫為太子請

閔

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

圃

昏二人蒙衣而

乘

二人太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

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嬖寧

問之稱姻妾以告

自稱昏姻家妾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

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黻從之

介被甲與緹豚欲以盟

迫孔

惺於廁強盟之

孔氏專政故劫
孔惺欲令逐轍

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

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季子子路也
為孔氏邑宰

召獲駕乘車

召獲

衛大夫駕乘
車言不欲戰

行爵食炙奉衛侯轍來奔季子將入遇子

羔將出

子羔衛大夫高柴
孔子弟子將出奔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

焉

且欲
至門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

言政不及已可
不須踐其難

季子曰

食焉不避其難

謂食孔
氏祿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

門焉曰無入為也

言轍已出
無為復入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

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

因門開而八

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言已必繼孔悝為難

攻太子

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

下石乞孟魘敵子路

二子削睛黨敵當也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

不使冠在地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其來由也死矣

高昭子名張齊人也齊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安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乃與鮑牧諸大夫以

兵入公室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
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

鄆魁壘晉士也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

行去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守保

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門鄭人俘鄆魁壘賂之

以晉政

欲使反為鄭

閉其口而死

雍門狄齊大夫也初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
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

臣之禮耶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耶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均如雍門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

卿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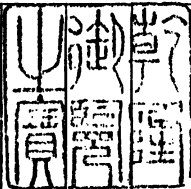
肥義趙大夫初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又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不禮之為人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

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

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
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
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
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入也不子不臣吾聞之
也奸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
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
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
入不可不備自今已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

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
既而公子章即以徒與田不禮作亂先殺肥義

扈輒趙幽繆王二年秦攻武城輒率師救之軍敗死之
韓舉韓將也宣惠公八年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六